寒冬里的融融暖意

新闻有态度 ·亮出我们的主张·

□本报记者 梁 佳 文/摄

“冷空气”肆虐在冬季，无非传播着狠狠的寒意，逼得人们出门时忍不住多添加衣物，不耐寒者更是将自己裹成“球”。

这样的天气之下，位于石浜山下的路桥救助管理站，却在工作人员的忙碌里，洋溢着融融暖意，温暖了一群人。

一则专项救助的紧急通知

半个多月前，民政部下发了《进一步做好“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工作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及时加大对流浪乞讨人员等困难群众的救助力度，努力做到“发现一个，救助一个”，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加强与公安和城管的联合巡查，加大在街面的主动救助力度，劝导在街头的生活无着人员接受救助。另外要扩大巡查的覆盖范围，将在建筑工地、城乡结合部等流浪乞讨人员可能会露宿的区域都纳入巡查的范围。对不愿到救助机构接受救助的人员要提供必要的御寒物品，做好后续的跟踪和劝导。同时，针对当前救助管理机构人手紧缺、救助能力不足的问题，要求各地民政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及公益慈善组织等参与到日常的巡查和救助站的构筑服务当中。

对于这则《通知》，路桥救助管理站站长支萍一点也不陌生。她告诉记者，基本每周他们都会上街寻找需要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特别是在特殊天气，如台风天、降温寒潮时，主动为需要救助的人员提供帮助。

“冬天，对于一些不愿意接受救助的流浪者，我们就会为他们提供一些棉被、棉大衣。”支萍说，“且不说算不算常规工作，但我们确实每年都这么在做。救助管理站的工作绝不局限于这一专项救助工作。”

一次“送温暖”行动

说来也巧，与支萍电话联系后的第二天上午，正逢救助管理站工作安排中的一次“送温暖”行动。于是，12月15日9时许，记者迎着凛冽的寒风踏进了救助管理站。彼时，小面包车装载着一捆捆的棉衣棉裤，停在过道上，随时准备出发。可支萍却待在提供救助的女宿舍里，迟迟未现身。

一问才知，这个救助女宿舍同时也是我区妇女(家暴)庇护所。观察室里，还留着一位此前有轻生倾向的女士，她一直躺在被窝里，不吃饭，也不愿意交流。支萍不放心她一个人待着。长时间的交流，加上这两天这位女士情绪上的巨大反差，要去黄岩第三人民医院的支萍决定带上她去医院精神科做一下检查，如果她有抑郁等精神方面的疾病，到时就先在该院接受治疗。虽说出门的时间延迟了些许，但好说歹说那位女士最终愿意坐上同行的一辆轿车。

“这一次去黄岩第三人民医院，主要是给由我们路桥救助管理站发现、救助并送过去接受精神疾病康复治疗的被救助者，送去一些棉衣、棉裤、棉鞋、内衣、内裤、袜子等物品。”临出发前，支萍向记者介绍道。

小面包车一路往西，支萍透露，虽然救助管理站提供的是临时救助，但有一些本身就患有精神疾病的流浪者，说不清楚家在何处，甚至语言表达不清，救助管理站的做法，就是先救助治病，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有的病症轻的，可能一两个月就稳定了，病情稳定后他们能说出家庭地址的，我们也都积极地和其家里人、当地公安派出所等相关部门联系，经过信息核对后再送回。每年平均有四五个病情稳定后被平安送回家的。”支萍说道，“但也有治了好几年都说不出家在哪里的，比如在镇中路发现的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流浪汉，他在这家医院已经住了3年左右了，经过康复治疗，现在稳定许多，但就是说不出家在哪里。这部分救助者就暂时住在医院，由政府买单为他们治病、提供生活所需。”

小面包车最终停在了黄岩第三人民医院精防办的门口，路桥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将同行女子的介绍信交给了医生，而后再将小面包车的棉衣棉裤等物卸下，统一交由医生整理分送到各人手中。

现场少了分发物品的热闹场面，几位被叫出来搭把手的康复人员，也只是安静地抱着棉衣棉裤，跟随医院工作人员回住处，倒是旁观者不由地暗叹，这棉衣棉裤挺好。而分发时，工作人员发现没有适合两个年幼的康复人员的物品，支萍立即宽慰道，反正时常要过来的，回头买些适合他们年纪的带过来。

“送温暖”的过程很短，也没有听到任何感谢的言语。没人因此而计较，在支萍及同事的眼中，这些都是应该做的“份内事”，是那么地稀松平常。

能帮则帮是肺腑之言

据今年10月份左右的统计显示，路桥救助管理站共救助135人，其中救助精神病人26人，为流浪汉提供返乡车票93张，接受其他救助方式的有16人。而最多的一年，该救助管理站曾救助了近280人。面对这些数据，无论是站长支萍，还是负责日常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告诉记者一句话：能帮则帮。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遇到过来路桥却找不到工作，最后山穷水尽的人，核对信息后帮他们开介绍信到台州客运南站，求助者可凭介绍信登上返乡的客车。”“没有正常的节假日，人员不多也必须轮流值班，因为随时可能有人找上门或被派出所送过来。”……

此外，在工作中，他们也日积月累地摸出些门道，出门寻找流浪、乞讨等需要救助的人群时，大多会往车站、超市门口、台州客运南站、路桥客运南站等人口密集处寻找。同时，支萍也提到，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救助。

“我们就遇到过一些老人，觉得乞讨、卖废品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用自己的方式获取金钱，接受救助反倒是有看轻他们之嫌。”支萍说，“对这些不愿到救助机构接受救助的人员，我们会提供必要的御寒物品，也会留意他们的动向。”

如果说，能帮则帮是工作的基本原则，对于支萍而言，从2008年接手救助管理站工作至今，她和同事以及时常帮他们搭把手的敬老院的老人们，坚持做救助工作，恐怕一颗炽热的爱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底了，天冷了，又要面对随时突发的状况和可能突然到来的人，路桥救助管理站继续忙碌着。

行动中见美好

□柏拉拉

采访结束后，一个焦急催促支萍去挂针的电话，无意间透露，忙碌了一个上午的支萍，前段时间刚做过眼睛手术，尚在恢复期。直到这时，对于她先前表达的：“这份工作做久了，除了规定的工作，很多时候还会因为爱心而做”，更多了几分理解。无需泛泛而谈，一个初次见面的人的美好，凭行动和工作态度，足以让人感受到冬日里的温暖。

谈及救助，每个人都能说出好多，比如，被救助的权利、体制的完善、救助时“不抛弃不放弃”等，但多说无益，看行动。以往，笔者对于救助管理站或一些社会救助机构了解过少，如今才发现，其实类似的救助、帮助弱势群体，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乃至社会爱心团队、爱心人士，他们一直持续在做。一个“爱”字打动了笔者。

细数来，救助流浪者行动多年以前就已经被列为各地区政府的重要工作，很多流浪者得到了关爱。爱没有距离，爱就在身边。对于这些城市中流浪者或任何的求助者，社会都应该给他们更多关爱，让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感受到善意与温暖，对生活充满信心。而温暖，正是这个冬季，一座文明之城该有的城市符号。

部分药店处方药“任性卖”

走街串巷

提醒：处方药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本报记者 周 益 文/摄

最近，朱女士3岁的儿子被咳嗽折腾了近半个月。“每次孩子咳嗽去医院，医生都会开一种名叫阿奇霉素干混悬剂(希舒美)的药。这两天，他这种药吃完了，我就去药店买，但我发现有些药店不卖给我，有些则会卖。”朱女士告诉记者，阿奇霉素干混悬剂属于处方药，购买时，有些药店要求出示医生的处方，有些则可以随意购买。

12月15日下午，记者来到富仕广场的一家药店，表示要购买阿奇霉素干混悬剂，被告知需要出示医生的处方。“这是处方药，购买时必须要有医生开的处方，如果是呼吸道感染，你可以换成其他的非处方药。”店员告诉记者，要么换药，要么去医院或诊所开处方。

接着，记者又来到邮电路的一家药店，当得知记者要购买阿奇霉素干混悬剂时，店员直接从写有“处方药区”的柜台里拿药售卖。“购买这药要处方吗？”面对记者的疑问，店员表示，本来需要处方才可以购买，但如果急用，可以先购买。

之后，记者连续走访了3家药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都可以买到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据悉，早在2000年，国家就开始实行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开管理，并明文规定，购买处方药，必须持有医生开具的处方，以此保证群众安全用药。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区很多药店都存在违规售卖的情况。

虽然，“购买处方药必须出示处方”的规定是为了保障病患的用药安全，但在走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不少市民抱着“小病进药店，大病进医院”的心态，有个头疼、嗓子疼的，觉得进医院排队看医生麻烦，喜欢就近到药店买包阿莫西林、止疼片、红霉素之类的常规药物治疗。

“医生说这药要吃三四个疗程，我不可能每次吃完都去医院，毕竟看病都得花上个把小时。”朱女士有些苦恼地说。

“我嗓子发炎咳嗽，会到药店直接买点消炎药，很方便。”银安小区的李女士称，一般的疾病，她买点药就能解决，药店都有药剂师，应该没有用药隐患，如果再到医院挂号、开处方、拿药，会耽误太多时间。

对此，医生提醒，处方药的用药方法和时间都有特殊要求，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如果实在没时间、怕麻烦可以到医院的方便门诊开药。

随后，记者联系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药店随意出售处方药的行为是不允许的，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消费者购买处方药时，药店应该要求其出具处方。但为了方便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和家属购药，可以到药店通过登记身份证的方式购买，不用刻意去医院开处方。

微评人：梁亦慰

如此“用功”

前天下午，经过南南官大道和富仕路的交叉路口时，我发现一辆电瓶车上载着两名小孩。坐在后座的小男孩，左手插在衣兜里，右手拿着一只铅笔，手腕将一本算数练习本抵在了驾驶员背上。虽然天气有些冷，但小男孩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本子，嘴里还计算着加减法。如此抓紧时间做作业，看来小男孩的课业压力不小啊！ (周 益)

微评：马路上赶作业，多半是拖堂没交的，咋能让课业压力来“背锅”。

不知道你卖啥，我已惶恐

自从垃圾短信少了，骚扰电话却失控般增多，大多是推销商铺、房屋装修、早教听课等一些广告。由于对方都是用手机或者本地座机拨打，时常会让人放下戒备心接听。这不，近日，我接到一个归属地标识为上海的电话，一按接听键，预录好的女声幽幽地问道：“你想要个孩子吗？你想要个孩子传宗接代吗……”这个，他们是打算卖人吗？ (梁 佳)

微评：预录播放的骚扰电话就像个谜，没人知道它出自哪家、有何意义、说了些啥。

被注视的午餐

上周日，我带着儿子去意得百货玩，中午就到商场的兴旺阁面馆用餐。由于正值午餐时间，店里座无虚席，转了一圈后，我们终于在角落寻得一个位置。我刚喂完儿子，正准备吃时，一位带着女儿的大叔站在我们的桌边，看了我们一眼，大声跟门口的家人报告：“就等这一桌吧，他们快了！”随后，在我吃面的十多分钟里，大叔就一直死死地盯着我看。在他“强烈”目光的注视下，我只能草草地、快速地把面吃完。 (周 益)

微评：如果有人在等饭桌时用“眼神战术”逼我走，我反而会掏出墨镜戴上，细嚼慢咽。

解脱

前段时间，我和家人去某国旅游，遇上了两位同乡。某国有规定，随地乱扔垃圾被抓，必须罚款几百元，而且路上基本看不到垃圾桶。旅途中，两位同乡很有素质，所有垃圾都会先塞进背包带回酒店再扔。后来，我和同乡一起回国了，一出车站，其中一位同乡麻利地在车站外随地连丢3件垃圾，还长舒一口气，大有解脱之感。

(梁亦慰)

微评：真的高素质才不会像弹簧，在重罚下规规矩矩，一宽松却反弹得飞快。